

30多年前,我曾在悉尼生活。

初到,先在别人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五天。那只花布长沙发,或从户外捡来,在大朵牡丹花下可以嗅到夜猫的气味。过渡状态,行李箱尚未整理,里面有不少檀香扇、真丝围巾和老虎牌万金油,这是当年远行者标配的伴手礼,件件暗附着创造机遇的小心思。它们具有不苟的当时性,时过境迁就沦为笑柄了。出国时,我们头寸紧缺,而更欠缺的是见识。作为分分钟机警的移居者,我们的头脑比东道主多转的那几圈,即便算计周密并富于想象,其实统统多余。英格兰后裔们,普遍能做到的看破不点破,并信任他人。为适应这种被信任,我是花了点时间的。

坐在花布沙发上,等来了一个电话,让我次日去上班。那家通风管厂,位于悉尼南部的Kingsgrove地区。几天前,我坐火车、转汽车,再沿着废弃的高尔夫球场步行近两小时,去那里找过工,留了表格。通常,一见面沿漫长

# 钣金工一九八八

郭峭峰

在徽州闲逛时,听说休宁有一处王阳明隐修地,立即前往探询。凡圣贤各地都想留迹祀奉,此处不知如何?我们艰难地七转八弯来到这山形如拱券的“天门”之处。透过“天门”望去,又是一座如冠冕造型的山峰,如同天外有天。拜谒一位大儒硕学,而他又仿佛在“天问”。在崖壁上,有几个洞穴石龛,据说这就是王阳明的隐修之地。冠冕如峰的王阳明,凝视着“天门”外的浩瀚苍茫,自然形胜,绝妙修行。



心学主创者王阳明,是明末杰出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,曾官拜南京兵部尚书,做过两广总督。他的“阳明心学”直接与“程朱理学”分庭抗礼,“程朱理学”认为世界的本质是“理”,“陆王心学”认为“心”才是天地万物的渊源,认为“心”就是“理”。

王阳明人相出将,文武双全。他带兵打仗狡诈诡异,一路披荆斩棘,旗开得胜,马到成功。他真正算得上文韬武略、双峰并峙之才,是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。徽州之地非常奇特,既有“徽商”之名号,又有千年文化之沉淀,文商并

举,一府六县曾被称为华夏的龙脉之地。有人杰地灵的照拂,才有地灵人杰的福报。徽州文化积累有多深厚?从它享有“东南邹鲁”“程朱故里”的美名就不难看出。再看看它的地理位置,从景德镇到徽州再及黄山,由休宁怀玉峰六股尖发源的浙江(也称“之江”),顺流新安江、富春江、钱塘江蜿蜒而下。百里膏壤沃土,最美丽人间天堂。

王阳明读朱熹的书,为了实践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,他“格”了七天七夜的竹子,没有“致知”,却病倒了。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“守仁格竹”。格竹不成,心学暗生。徽商兴起暂且不表,但徽商长盛不衰无疑有赖于王阳明思想的支撑。重农抑商是中国历史的千年传统。王阳明却石破天惊地指出:“终日做买卖,不害其为圣为贤”。这破茧成蝶的正名,引来彩翼无数:良

在泰顺看了两天廊桥,最后到瑞安落了一下脚,顺便给母亲大人过个生日。对于动不动就坐10小时飞机出游的我来说,家门口的长三角反倒成了盲区。在瑞安排名第一的酒店订了房间,没有三人间,只有亲子房——两米四大床。妈妈一见就感慨起来,说我们很久没跟你睡过一张床了。可见亲子关系重,不管是“老亲子”,还是“小亲子”。

我跟酒店打了招呼要过生日,没想到他们又扎毛巾小兔子,又把花瓣摆成了“生日快

的荒芜之地,找工者就掉过头了,这家厂由此未遭我的同胞扫荡。我木木地坚持走下去,终因不够机灵而胜出。

澳洲雇主通常不检查求职者的身份,一俟录用,就和同类工种同工同酬。

越南裔工头安排我操控一台冲床,就是将大张铁皮填充放在下置模具上,拉闭安全外罩,踩一脚踏板,笨重的滑块就从上方砸下,白铁皮惊叫一声,被撞出形状。基础钣金活不难,难的是,我未曾有过正规的劳体训练。一成不变的动作和声响,千百次重复,令新上位的钣金工昏昏欲睡,为对冲单调,我决定对自己以往所有

进行明暗的情动,进行一次极其缓慢而细腻的反刍。遗憾的是,不出一个工作日,那点旧剧即使以慢动作呈现,也早已走过两遍。啞当复啞当,我的神情渐渐板结。此时需要一点笑声,而它们真的来了。工友马先生比我先进厂,有张聪明的学生脸。口音显示,他大体来自苏门答腊岛或马来半岛。马先生的普通话里,有着无法被忽略的洋腔。开水的水,不翘舌也就算了,尾音还要上扬。和中国大陆人交谈,他更愿意用姿势。

比如表示难为情,他就吐一下舌头。为了让对方充分看到,他舌头外出的时间就延长了一点点。

有天下班前,我去领工料,走在光亮的车间大道上,看见打孔机局部遮住马先生戴着防护镜的脸。走近他,有歌曲《怀念战友》传来;再细辨,字字京腔。苏门答腊马先生探出脸,摘下防护镜,改以北京东城区一带的口音说道:“哥们儿辞了,去做个移民公司。有单子,千万记得扔给我,这个一定是有的。”他抬起右手,拇指食指捻了捻。

已经20多年过去了,每每经过沪时我居住的老房子,就想起入职之初那个冬夜的斗鼠情景,宛如昨日。

那是一个雪花飘落、天垂如墨的晚上。

傍晚,风呜呜地刮,皮鞋底冰凉凉凉的,冷气湿湿地直往心上蹿。下班时天已擦黑,吸口气,钻进寒幕,扎进菜场,今天晚上的主题:火锅!

三两老酒下肚,火锅“内容”转移到胃中,我酒意缱绻,钻进了幸福的被窝。正做梦,喧闹声、器皿撞击声交叠起来,瓦釜雷鸣、小溪潺潺,声音很是无忌……不愿醒,不愿醒,再不醒不行了!鼻子被谁挠了!一手划过去,小小的、软软的,“吱——”地一声:老鼠!我“噎——”弹起来,“哗——”地跳下床,打开灯……哪里有老鼠的影子!呆坐,心悸,脑子一片空白……

在那个惊悚的夜晚,知道了新村里这间地板挑空的屋里还有

老鼠!那一夜开始,常常睡不踏实,耳朵支起“雷达”搜索异样的声响;那一夜开始,收养一只流浪猫的念头常常爬上心头……中午回家,挪挪桌子,动动衣橱,拿起木棍打打看不见的角落:一切正常。

平静的日子过了约一星期,再次被打破。黑暗中,支棱不止一日的耳朵“扫”悉敌情: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门外传来,伴随着咔嚓咔嚓,那是老鼠在咬啃门呢!心揪了起来,血止不住冲向头顶,不敢立刻坐起来,怕惊动了老鼠。缓缓地、缓慢地把身体变成90度;慢慢地、慢慢地脚落在拖鞋上;这当口,老鼠也进入房内。心突突地跳,我狠狠地想:这次决不让你逃走了!

为了打赢这场战争,我早早动手上网上了不少资料,询问了不少达人,我知道了:老鼠夜出昼伏凭嗅觉就知道食物在哪,吃

意将母语变形。揭了伪装,他俨然已是一只帕米尔高原的雄鹰,自由而释放。David就是大卫,通风管厂的上海籍工友,当时我们都不到三十岁。他说,人家一看你的发式、球鞋、脖子上的衬衫领子、放进烘箱的午饭、吃面条的样子,就知道你从哪来,还用装?

很巧,大卫就住在我隔壁那幢三层公寓。某个休息日,我一早洗了车,发现昨晚车泊得太不靠谱,想再泊得规矩一些。我还是新司机,调整中,刹车和油门踩颠倒,车轰然撞树,水箱破裂,车头热气腾腾。听到动静,夹道两侧公寓的多个窗口,冒出十几张脸来,一律是我北上广深的同胞,生怕自己的车被误撞。大卫从三楼奔来,问清我买了保险后,抓起石头就把车的前挡风玻璃砸碎了。他说,早就发现玻璃上有两个小洞,这次进保,一并做了。

车被修理厂拖走前,华人厂主操起一个好扳手,又把我好的两个前灯砸了,理由同上,我哭笑不得。大卫说,车修好前,可以坐他的车上下班。他有朋友在二手车行打工,也可以替我先拿一部车来用。二选一,不容我推辞。在厂里,我俩几乎不搭话,谈不上有交情,他这样出力,我心里不够熨帖。半小时后,他开了一部火红的旧尼桑来了。下车,他把钥匙和疑惑一并扔给了我。

半年后,我离开通风管厂,也离开原住地,再也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已经20多年过去了,每每经过沪时我居住的老房子,就想起入职之初那个冬夜的斗鼠情景,宛如昨日。

那是一个雪花飘落、天垂如墨的晚上。

傍晚,风呜呜地刮,皮鞋底冰凉凉凉的,冷气湿湿地直往心上蹿。下班时天已擦黑,吸口气,钻进寒幕,扎进菜场,今天晚上的主题:火锅!

三两老酒下肚,火锅“内容”转移到胃中,我酒意缱绻,钻进了幸福的被窝。正做梦,喧闹声、器皿撞击声交叠起来,瓦釜雷鸣、小溪潺潺,声音很是无忌……不愿醒,不愿醒,再不醒不行了!鼻子被谁挠了!一手划过去,小小的、软软的,“吱——”地一声:老鼠!我“噎——”弹起来,“哗——”地跳下床,打开灯……哪里有老鼠的影子!呆坐,心悸,脑子一片空白……

在那个惊悚的夜晚,知道了新村里这间地板挑空的屋里还有

老鼠!那一夜开始,常常睡不踏实,耳朵支起“雷达”搜索异样的声响;那一夜开始,收养一只流浪猫的念头常常爬上心头……中午回家,挪挪桌子,动动衣橱,拿起木棍打打看不见的角落:一切正常。

平静的日子过了约一星期,再次被打破。黑暗中,支棱不止一日的耳朵“扫”悉敌情: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门外传来,伴随着咔嚓咔嚓,那是老鼠在咬啃门呢!心揪了起来,血止不住冲向头顶,不敢立刻坐起来,怕惊动了老鼠。缓缓地、缓慢地把身体变成90度;慢慢地、慢慢地脚落在拖鞋上;这当口,老鼠也进入房内。心突突地跳,我狠狠地想:这次决不让你逃走了!

为了打赢这场战争,我早早动手上网上了不少资料,询问了不少达人,我知道了:老鼠夜出昼伏凭嗅觉就知道食物在哪,吃

意将母语变形。揭了伪装,他俨然已是一只帕米尔高原的雄鹰,自由而释放。David就是大卫,通风管厂的上海籍工友,当时我们都不到三十岁。他说,人家一看你的发式、球鞋、脖子上的衬衫领子、放进烘箱的午饭、吃面条的样子,就知道你从哪来,还用装?

很巧,大卫就住在我隔壁那幢三层公寓。某个休息日,我一早洗了车,发现昨晚车泊得太不靠谱,想再泊得规矩一些。我还是新司机,调整中,刹车和油门踩颠倒,车轰然撞树,水箱破裂,车头热气腾腾。听到动静,夹道两侧公寓的多个窗口,冒出十几张脸来,一律是我北上广深的同胞,生怕自己的车被误撞。大卫从三楼奔来,问清我买了保险后,抓起石头就把车的前挡风玻璃砸碎了。他说,早就发现玻璃上有两个小洞,这次进保,一并做了。

车被修理厂拖走前,华人厂主操起一个好扳手,又把我好的两个前灯砸了,理由同上,我哭笑不得。大卫说,车修好前,可以坐他的车上下班。他有朋友在二手车行打工,也可以替我先拿一部车来用。二选一,不容我推辞。在厂里,我俩几乎不搭话,谈不上有交情,他这样出力,我心里不够熨帖。半小时后,他开了一部火红的旧尼桑来了。下车,他把钥匙和疑惑一并扔给了我。

半年后,我离开通风管厂,也离开原住地,再也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已经20多年过去了,每每经过沪时我居住的老房子,就想起入职之初那个冬夜的斗鼠情景,宛如昨日。

那是一个雪花飘落、天垂如墨的晚上。

傍晚,风呜呜地刮,皮鞋底冰凉凉凉的,冷气湿湿地直往心上蹿。下班时天已擦黑,吸口气,钻进寒幕,扎进菜场,今天晚上的主题:火锅!

三两老酒下肚,火锅“内容”转移到胃中,我酒意缱绻,钻进了幸福的被窝。正做梦,喧闹声、器皿撞击声交叠起来,瓦釜雷鸣、小溪潺潺,声音很是无忌……不愿醒,不愿醒,再不醒不行了!鼻子被谁挠了!一手划过去,小小的、软软的,“吱——”地一声:老鼠!我“噎——”弹起来,“哗——”地跳下床,打开灯……哪里有老鼠的影子!呆坐,心悸,脑子一片空白……

在那个惊悚的夜晚,知道了新村里这间地板挑空的屋里还有

老鼠!那一夜开始,常常睡不踏实,耳朵支起“雷达”搜索异样的声响;那一夜开始,收养一只流浪猫的念头常常爬上心头……中午回家,挪挪桌子,动动衣橱,拿起木棍打打看不见的角落:一切正常。

平静的日子过了约一星期,再次被打破。黑暗中,支棱不止一日的耳朵“扫”悉敌情: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门外传来,伴随着咔嚓咔嚓,那是老鼠在咬啃门呢!心揪了起来,血止不住冲向头顶,不敢立刻坐起来,怕惊动了老鼠。缓缓地、缓慢地把身体变成90度;慢慢地、慢慢地脚落在拖鞋上;这当口,老鼠也进入房内。心突突地跳,我狠狠地想:这次决不让你逃走了!

为了打赢这场战争,我早早动手上网上了不少资料,询问了不少达人,我知道了:老鼠夜出昼伏凭嗅觉就知道食物在哪,吃

意将母语变形。揭了伪装,他俨然已是一只帕米尔高原的雄鹰,自由而释放。David就是大卫,通风管厂的上海籍工友,当时我们都不到三十岁。他说,人家一看你的发式、球鞋、脖子上的衬衫领子、放进烘箱的午饭、吃面条的样子,就知道你从哪来,还用装?

很巧,大卫就住在我隔壁那幢三层公寓。某个休息日,我一早洗了车,发现昨晚车泊得太不靠谱,想再泊得规矩一些。我还是新司机,调整中,刹车和油门踩颠倒,车轰然撞树,水箱破裂,车头热气腾腾。听到动静,夹道两侧公寓的多个窗口,冒出十几张脸来,一律是我北上广深的同胞,生怕自己的车被误撞。大卫从三楼奔来,问清我买了保险后,抓起石头就把车的前挡风玻璃砸碎了。他说,早就发现玻璃上有两个小洞,这次进保,一并做了。

车被修理厂拖走前,华人厂主操起一个好扳手,又把我好的两个前灯砸了,理由同上,我哭笑不得。大卫说,车修好前,可以坐他的车上下班。他有朋友在二手车行打工,也可以替我先拿一部车来用。二选一,不容我推辞。在厂里,我俩几乎不搭话,谈不上有交情,他这样出力,我心里不够熨帖。半小时后,他开了一部火红的旧尼桑来了。下车,他把钥匙和疑惑一并扔给了我。

半年后,我离开通风管厂,也离开原住地,再也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灰灰的小眼定定地注视着

我!灰灰的,竟闪着光!眼里写满了惊恐。

麻麻地、凉凉地,我的心脏不禁失了,紧了!血又向头顶奔去,眼直愣愣地望着它。

果断且迅捷,早已待命在床边的带钉木棍嗖地抡向老鼠,那鼠应声倒地,疯狂扯着四肢,胡乱地划拉着,地板“刺啦——刺啦——”,慢慢地、慢慢地,世界安静下来了……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老鼠对峙!也是唯一一次“枪”毙了鼠命。

自责了很长时间,自得了很长时间,很长时间里老鼠不再来了,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想早点买房,早点买房……后来,隔壁

来了一位养猫的阿姨,我的心渐渐地松了下来,血不再常往头顶蹿了;再后来,我有了套单元房子。

已经多年没见过老鼠了。



勇士(纸本设色) 张培成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上海,2024年4月13日,我的一本文集出版,在复兴中路思南读书会做一个分享。36年后的这个下午,大卫拿着我的书,从等候作者签名的队伍后面上前,问我还认识他吗?在露天咖啡座的椅子上坐定,我俩都从对方的眼神及脸部,看到了自己的岁月。那年的蹉跎,我没忘记。我说,撞车以后,你的做派出乎我意料。大卫说,哦,我那样表达一点心意,是起码的吧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个误会,他以为我该心知肚明,而我全然不知。当时,他从我上海来悉尼不久,住处是朋友临时提供的,找活不畅,已身无分文。清晨窗前,大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。他决定去借一部车,从次日起,

没有见过大卫。

## 读书铭

那秋生

书不须多,开卷首要。饭必得吃,解意即饱。比喻关联,实在巧妙。吃饭身体养,读书精神葆。口里细咀嚼,脑中勤思考。可以蓄智慧,蕴格调。无烦事之可恼,无忧心之可扰。有梯登天,有室藏大宝。君子曰:“读书真好。”

每天早上尾随一部离开

的车,跟到那人的工作地点

试着找工。荣幸,我被他

第一个跟踪。到通风管厂

后,我去车间,他进办公室。

大卫一举得手,成了我的工友。

我说,不至于要谢我吧。

大卫说,厂边那片荒废的高尔夫场地,还记得吗?非常冷清。那天路上只有你我两部车前后在走,你肯定看得见后面的我。你要是减速行驶,我只能超越你,那样就失去目标,找不到通风管厂。当时得到这份工作,我是感激的。

我说,人盯人找工,也许你是原创,很机智,也很强行。那时发现一个同胞在找工,我不会不成全吧。我倒有些好奇,36年前的那个早晨,我对我换一下,你会减速吗?大卫笑了,说,让我想想。起风了,站起来握别的,是两个年逾花甲的男人。

## 七夕会